

演出马上开始了

作文
范

上海三联书店

演出马上开始了



上海三所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演出马上开始了/之夏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 8
ISBN 978-7-5426-4800-6

I. ①演… II. ①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8180 号

演出马上开始了

著 者 / 之 夏

责任编辑 / 殷亚平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邹小丹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摄 影 / 之 夏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16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8.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800-6/I·883

定 价 / 3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目录

序幕	哭	I
第一幕	具有了合法性的什么什么和什么什么	7
第二幕	补丁的乙种存在方式	19
第三幕	像双色球那样随机抽取	27
第四幕	仪式进行中	41
第五幕	随着一些美的抑或不太美的泛滥开来	53
第六幕	爱的阶级性、本能性及其他	67
第七幕	因素	
第八幕	唱念做打	105
第九幕	被嫁接了的动植物们	137
第十幕	用一些非人道的手法去博人一笑	155

谢幕					
代后记	273				
第十五幕	以一切又将重新开始的方式收尾	269			
第十四幕	合法集会	253			
第十三幕	快进……快退	237			
第十二幕	真相的笔画	205			
第十一幕	荒诞与哀伤	189			

序幕

哭

一团犹如上嘴唇顶天下嘴唇触地且扁桃腺正发着炎的大嘴一般空旷寂寥的漆黑之中，仅一束光，射在一个大人和一个五至七岁（在学龄那条界限附近）的孩子身上。大人头朝下腩冲上地擒着孩子，仿佛擒着一只他家沙发上刚经过了“黄梅天”的长毛绒玩具，准备拿去大太阳底下晒那么一下午。

大人五大三粗，胡子拉茬，清晨六点去一趟菜市场就可以碰见至少 15—17 个这副模样的人的那副模样。

孩子不漂亮，可也没到人见人嫌的份上。他头戴一顶三分之一只痰盂大小的溜冰头盔，身穿半脏不脏的薄绒校服，一只脚上有鞋，另一只脚上的鞋子不知去向，四肢在半空中死了心地同时朝地面的某一个方向一致地荡着，牵线木偶将被置入道具箱前一般。

两个人看起来宛如身处同时代的两种阶级那般相互依存、相互抵触且相互作用，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化学反应在此刻伸手不见五指的空间里默默进展着。

大人腾出一只手来，褪下他的薄绒裤子，露出他一到灯光底下就被涂了一层白色绒毛的屁股蛋儿，抬手，又改变了主意似的轻轻落下，转而用指尖抬起那只小眼睛小鼻子倒挂着眉毛的小下巴壳儿，问，“服么？”

孩子屏起全身的经络报答大人曾给予过他的什么那样，用力点头，礼毕再任它们各就各位，耷拉下去，朝着地面的某一个方向，一直地荡。

大人也就接受了他的报答，开始玩了命地揍他，玩了命地将他们之间那说不好是内因还是外果的矛盾摊开到谈判桌上，“我叫你不用心读书，我叫你调皮捣蛋……我还能指望谁，啊，你说我老了还能指望谁啊……”

孩子也不哭，只是用手背很没有章法地搓了搓鼻尖，心思让远处正在进行着的什么给吸引了过去，眼神直不笼统地，还半张着小嘴，右边的鼻孔随着大人击打的频率，时不时还会呼出一只接近于透明的鼻涕泡来，迅速地鼓起，而后破裂，持续的时间不超过 0.9 秒钟。

孩子不哭。

大人似乎因此而无趣起来，放下孩子，撸平袖子，抠了抠鼻子。

台侧此时再亮起另一束灯光，老人出场。

他行进到舞台的一侧，挽起袖口，伸出食指，朝大人勾了勾，再指指自己面前 20 厘米处被照他的那束光线给规划着的一小块空地。

大人只好停下手上的活计，无奈也好认命也罢地踱步过来，立定于老人所指的那块空地，趴下，撅起屁股。

老人二话不说，抄起鞋底板子就抽他，像是要以此来化解自己辖区内的大小冲突、矛盾对立，维护自己一亩三分地里的“公平”、“公开”、“公正”性。嘴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了年纪的关系）还不住地“哼哼哈嘿，快使用什么的”，自问，自答，恶俗，又好像时髦得不行。

大人不敢懈怠地声声应着，屁股居然还数着拍子似的阵阵上翘，准确地迎上老人每次落下的鞋底子，“嘭——啪嘭——啪啪”标准的四四拍节奏型，音响里响起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鼓手的四四拍鼓点，就是某些访谈类节目惯用的那种现场演奏。

出来的效果确实奇妙无比，示威一般，顺从那样。

老人问，“不服？”

大人答，“不敢。”

孩子依然还在那个离他们的不远处，朝着先前吸引着他的方向定睛看着，两只小鼻孔偶尔会同时呼出大小不等的鼻涕泡来，此起彼伏。

老人舍下撅着屁股的大人，走到孩子的身后，掏出手帕强迫什么似的给孩子擤去鼻涕。

孩子既不配合也不反抗地由他摆布，眼睛始终未曾离开他所专注的那个方向。

同时，那边的大人却一屁股坐在地上，眯起眼睛，张大了胡子拉茬的嘴巴，哇哇大哭起来。边哭边交错地蹬着双腿，左脚上的鞋子被他蹬去了一边光线与黑暗的交界处。

老人和孩子顿时就没了主张，停下各自手头的事宜，扭脸朝他，张大两张或大或小的嘴巴。

灯暗。

有看不清的谁和谁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舞台上快速走动。

第一幕

具有了合法性的什么什么和什么什么

灯光大亮。

具有**迫使性**的音乐声随大亮的灯光同时响起(可以是《走回旧时代》，可以是《难忘他宵》，只要是那一类常在城乡结合部卖盗版光碟或者鞋垫的地摊上听到的声响，放哪一首都行)。

满满一舞台水泄不通并且盛装的人们。

一种国定假日才有的氛围，一股子大型文艺汇演里的假模假式和咄咄逼人。

一个手握金色话筒的男主持人大步流星地走到舞台中央，以一副因为受到过某项政策的恩惠却又怕露富的口吻大声朝台下建议道：“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就请大家全体起立随我一起倒计时去迎接新年的到来吧，10，9，8，7……2，1，0，”彩带飞扬，象征新年的钟声敲响。

还真有一小部分观众站起身来随他倒数的，但大多数人都留在了座位上纹丝未动。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港台同胞们，海外侨胞们，首长们，同志们，乡亲们，阿门……春天，来了！”

他语气里的颤音，听起来就像是刚刚做了一对双胞胎婴儿的父亲，而他，又恰逢金融海啸企业裁员此刻正走在去人事部门谈判的路上，边走还边在胸口虔诚地画着十字。

“在这崭新的一年里，”他的能耐就在于他可以把预先准备好的台词朗诵得就像是在借题发挥，“我们伟大的君子国将要迎来自己家门口的全球残疾人运动会，迎来一年一度的内阁会议的召开，迎来新一届国会班子的选举和一个风调雨顺健康和谐的年景，让我们双手合十衷心祈祷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好么，来，一起噢嘛弥嘛弥吽，吽啊吽……”

音乐停止，舞台上所有盛装的男男女女包括男主持人全部紧闭双眼，口中念念有词长达 10 秒钟之久。随后音乐从中断处响起，台上除主持人以外所有盛装的人们和着地摊音乐疯了似的舞蹈、歌唱（俨然某个时下红遍了大江南北以一种水果来命名的电子产品——恕我不能直呼它的牌子——宣传广告中的人们所表现得那样），但是由于场地的限制，他们也只能在原地僵尸似的直上直

下。另外，音准的关系吧，他们的所谓歌唱简直宛如一个纪律森严的境外组织在集体朗诵着一段祸国殃民的咒语。

男主持人朝台下做着邀请互动的手势，建议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随舞台上的演员一起纵情狂欢（直上直下？）。当然，舞台之下并不可能出现什么实际的响应。那部分先前还跟着倒数的观众此刻也都纷纷意识到了自己那滴水之恩当涌多少泉相报的不合时宜性，唉声叹气着坐下了。

和着这般欢快的节奏，舞台上的大屏幕开始被投影上了君子国刚过去的一年之中股市狂泻、楼价攀升、边境线上的军事冲突和几个自治区相继发生的几起恐怖事件的新闻片段。台上依然吃错了药的那般欢腾着，直上直下着，台下依然默默地提醒自己，这一次怎么也不能再上他们的当了那般鸦雀无声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

气氛开始越来越糟糕了起来。

就在大家都以为今天的这场晚会又会是像以往的任何一场君子国官方所主办的晚会那样以自说自话的姿态而告终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经过大致如下。

就在有人以拒绝低级趣味为由冲着台上的表演打起哈欠来的时候，从观众席上猛地站起一人，径直走到舞台

跟前，双手攀缘，单腿一跨，上得台去。

是个年纪在 35 岁上下的女子。一举手一投足间都透着那么一股子职业半边天的干练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张扬之态，但看起来又似乎并没有带着什么即兴的成分，此举从气质上来讲，如同一个久经职场之人在公司的年会上准备上台领奖。

剧场的工作人员、保安什么的，有固然是有，可哪里经得住她这么举重若轻得就像是给自己下过了何等级别的死命令却又谈笑风生着要去打破眼前这官方的沉寂？一个个都瞪大了眼，张开了嘴，有人用袖口下意识地在嘴角抹了抹，有人则不。

几乎没费吹灰之力，她从男主持人的手里取过话筒，面朝台下，确认了一下话筒的开关是否处在 ON 的位置上以后，开始实施自己可能在台下已经演练过无数遍了的压轴大戏。

“大家新年好。可能有人已经认出我来了，我叫小船，是‘午夜悄悄话’栏目的主持人。因为节目的收视率一直半死不活，所以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为好。他（她伸手一指站在一旁的男主持人）是我的丈夫，我们的婚姻已达 10 年之久，育有一个 7 岁半的男童。各自的事业也都可以算得上是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着吧，无非如各位想象的那样不分昼夜地录节目，外出采访，没完没了地